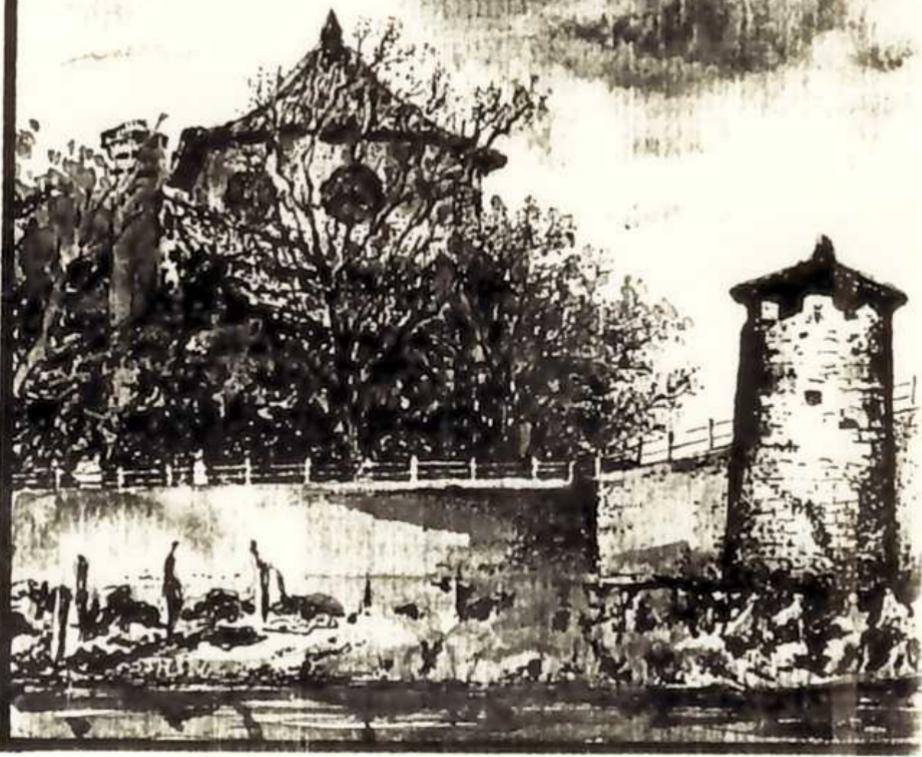


樂道院集中華

Courtyard of the Happy Way Concentration Can

韓同文編著

edited and written by Hang-Ton-Wen



樂道院集中營
Courtyard of the Happy Way Concentration Camp
韓同文編著
edited and written by Han Tong-Wen

前 言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軍侵占我國東北各省。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日本侵略軍對中國發動了全面的戰爭，陸續侵占了中國大部分領土，兩國塵戰多年却因故都不宣戰，美英等強國都袖手旁觀，而且繼續賣石油及廢鋼鐵給日本，還想堅持中立，故美英等國的僑民在中國經商及傳教辦學，日軍也不侵犯。一九四〇年，美國國務院曾發出“勸告僑民回國”的指令，這時：因連年戰亂民不聊生，中國市場經濟已被破壞，生活必須品都實行配給，生活異常艱苦，故外國僑民實際早已大部分撤走，唯有少數在中國辦學的教育家及其眷屬，仍執著地埋頭教學不顧自己的安危。據有關資料統計，戰前在中國的外國僑民中辦學的就占三分之二，珍珠港事變時，更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山東的教會學校又比其他省多，其中尤以北美基督教長老會辦的學校最多，全省共有大中小學二百余所。早在一八六二年，倪維思、狄考文等人，就在登州創辦文會館，不久便由中學發展大學。一九〇四年，與青州廣德書院合併為廣文大學，遷到濰縣樂道院。一九一七年，大學部遷往濟南改名齊魯大學，校舍及儀器設備留給廣文中學，廣文中學還附設小學和幼稚園。

濰縣位於山東東部半島中央，是膠濟鐵路的中樞，也是半島公路的樞紐，濰縣文化悠久、經濟發達，是我國最大的農副產品和手工業品集散地之一由廣文中學師生創辦的企業，二戰前幾乎壟斷了這一地區的經濟，大批生產柴油機和發電機，推動了我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尤其是寬幅織布機（一農民手工織布三個月可買一頭耕牛），使百萬農民脫貧並將洋布擠出中國大部分市場。濰縣是舉世聞名的城市，早在一百多年前英、法、德、加、美、盧森堡等國教會都在濰縣傳教、辦學校開醫院、孤兒院、殘老院和麻瘋防治院等。濰縣的版畫和風箏馳名中外，仿制古文物的技藝亂真。珍珠港事變後，日軍在濰縣樂道院關押外國僑民的集中營，更使濰縣在國際上的名聲大為提高，然而現在新中國的地圖上却再也找不到濰縣了。（原位置印着濰坊市）

樂道院在濰縣東關東南三華里的虞河南岸，院門朝北，面向虞河，蜿蜒的虞河是一條清澈的小溪，大旱之年亦不干涸，河床很寬也很深，大雨後宛如洶涌的黃河，當年沒有污染，河中魚鱉蝦蟹具全，兩岸風景秀麗環境幽靜。樂道院是歐洲城堡式的建築群，高圍牆里套着許多小院落，猶如風格各異的許多花園，因為都是西洋式的建築且多樓房，故當地民眾都叫“洋樓”而不習慣叫“樂道院”。

濰縣樂道院是北美基督教長老會在山東的總部所在地，里面有一所現代化的大醫院和富麗的大教堂，廣文大學留給中學的教學大樓是當地最高大的建築，教學儀器質和量均為全國中學之冠，還有儀器製造所、印刷廠

和農場等，應有盡有，是一所優秀的中學，廣文附小和幼稚園也都是一流的。另外，還有著名的護士學校和婦女學院、聖經學院等成人學校，是美國基督教在中國北方辦學的主要基地，廣文中學畢業生多到齊魯、金陵、燕京等教會大學升學。

一九三八年一月，日本侵略軍占領了濰縣城，廣文中學及小學被迫停課，部分師生流亡到內地，許多高年級中學生參加了抗日隊伍。經交涉日本軍方簽署布告，不準侵擾屬於美國教會的樂道院，因而附近居民紛紛躲進樂道院，擠住在停課的學校里避難，學校一度變為難民營。學校曾申請復課，日本占領當局強調“學校按中國政府規定立案，校長及多數校董都是中國人，不能算作美國教會的組成部分，故必須和日占領區的其他學校一樣，增設日語課、懸掛日本國旗並接受日偽的奴化教育，因中美師生都不肯接受上述屈辱條件，學校繼續停辦。翌年，廣文中小學以美國教會的聖經學院名義復課，校長黃樂德主持校務（名義上是副院長）、美籍校董梅戈登為名義院長（以應付日本人），不久改由美籍校董吳克敬為名義院長，後又為美籍校董芮道明接替。

一九四〇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日益激烈，德國在歐洲先後侵占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法國戰敗投降，英軍被迫撤出西歐大陸。一九四一年六月，德軍突然進攻蘇聯，用閃電戰直長驅直入蘇聯腹地，兵臨莫斯科城下。日軍也越來越瘋狂，不再把美國放在眼里，在山東強行接管了北美長老會辦的華北神學院，暑假後，濰縣日軍勒令以“聖經學院”名義復課的廣文中學和小學停辦，將美籍校董芮道明，醫院院長梅仁德、醫生章遜及巴護士和衛護士等所有美籍人員及其家眷全部驅逐回國。同時，將日偽政府推行奴化教育，培植的鄉村簡易師範學校遷入廣文中學，搶占校舍和教學儀器設備開學。廣文中學校長黃樂德和美籍校董吳克敬的廚師謝光先等人，偷着把學校少數小型重要儀器埋藏（勝利後挖出歸還學校）。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侵略軍偷襲珍珠港，發動了太平洋戰爭。一舉殲滅了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海軍主力，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了。偷襲前，日軍派遣特務吉川猛夫、化名森樹正，偽裝成大學生，與偽裝其情侶的女特務摩利千代一起潛入珍珠港，以密月旅遊為名，利用在珍珠港的日本僑民開設的酒吧、舞廳和妓院等，把珍珠港的一切軍事秘密都偵察得一清二楚，日本海軍陸戰隊也化妝成漁民事先潛入珍珠港，故偷襲異常成功（後來美軍在中途島等決定性戰役中以少勝多，戰勝不可一世的日本海軍，是破譯了日軍的密電，截獲重要情報取得的，可見情報工作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珍珠港事變後，美國對日本僑民恨之入骨怕得要命，害怕在美國各地的衆多日本僑民也像珍珠港的日僑一樣，美國便勢必要亡國，故採取斷然措施，將舊金山和夏威夷等美國各地的六萬多日本僑民，都集中到洛杉磯附近的幾座城堡里，劃地為牢與外界隔絕，（實質也是集中營）只不過美國一貫實行人道主義，除了嚴密封鎖使日本僑民不能傳送情報外，日本人在里面有充分的自由，生活條件也很好，根本不受虐待。

日本為了報復美國，決定採取同樣的行動但日本領土上早已沒有美英僑民，在其侵占的中國領土上美英僑民基本上也早已撤走，只剩下少數在

中國各地辦學的教育家及其家屬，不顧個人安危仍然繼續埋頭教學。日軍只好拿他們當做人質，也強行集中起來完全與外界隔絕，在選擇集中關押地址時頗費周折，在日軍侵占的中國領土上到處都有抗日活動（青島李村監獄就被游擊隊劫過獄），倉促之間一時找不到安全隱蔽的合適地區當集中營，只好先在各地就近集中臨時關押（如煙台關押在原益文商專北面的長老會住宅里，青島關押在江蘇路湖南路口外國教會的房子裡）被關押的外國僑民一律佩戴臂章，美國籍的戴 A 字臂章，英國籍的戴 B 字臂章。各地情況不盡相同，煙台的美英僑民曾被游街示衆，且有人被捕入獄，被抄家毆打等，北京則將教會學校的美英籍教師及其家眷關在一起，而將司徒雷登等少數名人單獨軟禁。臨時關押的時間也不一樣，有的八九個月有的十余月。直到後來，濰縣樂道院的學校和醫院改建成集中營以後，才將中國各地分別關押的美英等國僑民陸續集中到濰縣，關進樂道院集中營，南方各地的美英僑民，則集中到上海和香港關押，後期上海集中營關押的美英僑民，多數轉移到濰縣樂道院集中營。

【一】與集中營有關的主要人物和團體簡介

（1）內地會為外國僑民子女辦的芝罘學校

一八五三年，英國青年戴德生在醫學院輟學來中國傳教。一八六五年創辦內地會。一八八〇年，為解決外國僑民子女在中國就近就學，戴德生在風景秀麗的煙台炮台山下，創辦中國內地會學校，後來為紀念學校創始在煙台改名芝罘學校，是一所小學一至六年級與中學一至六年級相連貫的學校。該校發展很快，一八八四年，學生只有三十三人，一八九五年，就增加到近二百人，一九二七年，發展到在校生二百六十三人，教職員四十二人，學校還附設醫院及療養院、商店、小作坊、郵局和成衣部等，學生一律穿校服，後期師生全都住校，課本及教學法完全采用英制，不設中文及中國歷史課，學生畢業後都不在中國就業（不搶奪中國人的生計，不培養侵略中國的人才），學校要求極嚴格，高中畢業要經過牛津考試，考卷送英國審核，畢業生可免試升英國任何大學，是一所世界知名的優秀學校，被譽為蘇伊士運河以東最好的英語學校，在集中營里的優異表現更堪為全世界學校的楷模，有極其深遠的教育意義。

一八九一年一月，中日甲午戰爭，威海衛失陷後，五千余名中國士兵潰敗到煙台，芝罘學校師生曾總動員，救治中國傷病員，學校禮堂也改為臨時醫院，收治傷病士兵一百六十三人。與中國軍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事變後，芝罘學校被日本海軍侵占。翌年，全校三百二十七名學生及四十多名教師都被押送濰縣，關進樂道院集中營，在殘酷的集中營里弦歌不輟，創造了很多人間奇蹟。勝利後，在上海復校，再遷九龍，現在發展為四所學校，分別在日、菲、星、馬仍保持世界一流水平（牛津標準），還在北美、英、澳、紐芬蘭設四個校友會，當年經歷過集中營磨難的許多師生，都著有回憶文章記述在濰縣樂道院集中營的傳奇般經歷，在校刊上發表，學校培養的傑出人物很多，不乏世界名人。

（2）廣文大學校長齊魯大學教務主任德位思

德位思，一八六七年生于美國芝加哥，湖森大學畢業後，又在哈德福

及麥考米神學院深造。一八九二年畢業後與夫人結婚，不久，倆人被北美長老會派來中國，先在濟南和煙台等地傳教辦學，一八九八年青島開埠，煙台長老會派柏爾根和德位思先後到青島開辟新教區，不久柏爾根調往濰縣廣文大學任校長，由德位思主持青島長老會，在他主持下長老會發展不大，而自立會却大展宏圖，世人只知美國長老會而不知有自立會，都把兩者混為一談，把自立會的事跡都當做長老會的業績。殊不知，在一八六二年創辦文會館女校的倪維思博士就首倡“三自”（自立、自養、自傳），發展著名的“倪維思計劃”。一八七六年，文會館學生在狄考文倡導下成立自立會，宣布脫離外國教會而獨立，自己傳教自力辦學，校長狄考文當即派人（後由德位思接替）指導幫助學生辦好自立會，因早期學生就業後收入太少，所捐會費無幾長期不能獨立，在德位思的傾力幫助下始創辦窩里小學，故德位思深受自立會信賴，由他掌管會費。德位思被派往青島後自立會學生也雲集青島，一九〇一年在北京路和東鎮等地設立四所自立會。

一九〇二年，狄考文、韓維廉和德位思三人，代表北美基督教長老會與英國基督教浸禮會談判，決定文會館與廣德書院合併為廣文大學，遷往濰縣樂道院。一九〇六年，德位思調往濰縣任廣文大學校長。不久，他十四歲的獨生女模仿猩戲自己勒死，夫人也病死在樂道院。一九〇八年，德位思、巴樂滿和劉壽山三人發起成立青島青年會。後來，劉壽山、劉滋堂、曲子元和王宣忱等自立會骨干，在青島經營房地產、辦工廠致富，屢捐巨款，先後在濟南、青島、濰縣和煙台等地，興建自立會及青年會堂。一九一一年，德位思將高克夫人捐資建築的校舍借給自立會劉思義和王守清等人，幫助自立會創辦明德中學（後改名崇德中學）。一九一四年，日軍進攻青島，尉禮賢停辦淑范女中，德位思幫助張子清夫婦將學校遷往安邱，改由長老會資助，後與膠州坤英女中合併遷回青島改名文德女中。一九一七年，廣文大學遷濟南改名齊魯大學，德位思任教務長。一九一八年，青島青年會購買浙江路兩座大樓資金不敷，德位思傾資捐助（內有他一套住房），他從此以青年會為家。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明德中學師生積極參加，學校被當局取締，校長王守清亦被驅逐，德位思將學校師生轉移到濰縣廣文中學借讀一年。一九二〇年，山東災荒嚴重，德位思代表北美基督教長老會，吁請國際紅十字會及各國教會捐款救助，並以工代賑修築煙濰等公路。一九二五年，明德中學與美國學校賽球獲勝，竟被毆打學生自衛還擊，學校竟被媚外的北洋政府取締，德位思以膠東長老會名義將學校改名“膠東中學”，代聘齊魯大學畢業的王子雲為校長，重新開學。

一九二九年，膠東中學按南京國民政府規定申請立案（校長自始至終都是中國人，學校是宣布脫離外國教會的自立會所辦根本沒有外國校董，政府反而無理刁難不給備案），學校又被迫停辦，校長及教師亦被迫離校。一九三〇年，德位思又出面為學校重組校董會（反倒新增了陳德亮和樊都森兩名美籍校董），改名崇德中學，復聘創辦明德中學的首任校長王守清為校長。並簽訂租約向北美基督教長老會租賃校舍，重新申請立案，幾經反復，始得青島特別市教育局同意立案。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因避戰亂各地逃亡來青的失學兒童很多，德位思便在浙江路青年會創辦陋巷義學，免費招生五十四人開學，他自任校長，聘請崇德中學教師劉雪亭等人兼課，在我國危難時期累計挽救了上千名失學兒童。

珍珠港事變後，德位思被關入濰縣樂道院集中營，他被推舉為領袖，團結全營外國僑民創造了許多奇跡（詳見拙著《廣文校譜》）。日本投降後，外國僑民爭先回國，德位思却和高愛瑞、梅凱蘭三人自願留下，在廢墟上恢復了廣文中小學和醫院。學校開學，醫院復診後，大家都勸他回國頤養晚年，他却說：“我的夫人和孩子都死在這裡，所以中國就是我的故鄉”。一九四七年，德位思患腎結石等症醫治無效死在濟南，終年八十歲。

（3）山東大學創始人文會館及華北神學院校長赫士

赫士博士，一八五七年生于美國賓州貧民家，九歲時父親在南北戰爭中犧牲，赫士自幼聰穎好學，只上過一年小學和二年中學，靠母及姨輔導自學中學課程，與兄一起考上大學，因家貧兄弟二人抽籤決定誰上大學，赫士中簽得上大學（兄勞動養家），他畢業後又在神學院深造，獲神學博士。一八八〇年與美吉女士結婚，兩年后被北美長老會派來登州文會館任教，教授數學、天文、地理和理財等課，編著《對數表》、《聲學摘要》、《熱學摘要》、《光學摘要》、《天文初階》、《天文摘要》、《是非學體要》等課本，及《救世略說》、《使徒行傳》等宗教書，兼任廣學會書記及會長各三年。一八九〇年，指導學生孫炳文等人創辦山東最早的報紙《山東時報》。他還組織學生創辦山東鄉村郵政。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八日，中日甲午海戰，日本海軍炮轟不設防的登州城，赫士冒着炮火乘舢舨登日艦，說服蠻不講理的日軍停止炮擊，保護了登州城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同年，赫士接任文會館校長。一九〇一年，赫士親率文會館畢業留校任教的劉永錫等十三名中國教習及三位美籍教習，采用文會館師生編譯的教科書和研制的教學儀器，沿用文會館的方針和教學計劃創辦了山東大學（任總教習），他還總結文會館辦學四十多年的經驗，為山東大學制定出發展規劃、方針、政策及各種規章制度，被袁世凱稱為“奏陳山東大學堂事宜”及《試辦章程》，報奏清廷，慈禧太后傳諭嘉獎袁世凱和赫士博士，并授命赫士為清廷代擬全國的辦學規劃、方針、政策及各種規章制度（包括禮拜天休假制度），由清廷當做《欽定高等學堂章程》頒詔全國奉行，赫士因而獲雙龍勳章。一九一九年，赫士創辦華北神學院，自任院長。

一九四一年初，日軍強行接管華北神學院，由日本牧師和田為院長。珍珠港事變後，赫士夫婦被關入集中營，因他年近九十且患心臟病及糖尿病，美日首批交換戰俘就照顧他先回國治病，却被他婉言謝絕，硬是把生還的機會讓給了別人，自己情願死在集中營里，他在中國辦學六十二年之久，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已，是一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教育家。

（4）中國出生的英籍教師埃里克·利迪爾

埃里克·利迪爾，亦譯李達，孩子都叫他艾瑞叔叔，綽號“蘇格蘭的飛毛腿”。一九〇二年，生于天津英國傳教士家，后回國就學。一九二四年七月，在巴黎參加奧運會獲得四百米金牌，翌年回天津，在安格魯中華

學院任理科教師兼教英語和體育。七七事變後，在河北農村參加其兄羅布、利迪爾為首的教會醫院救護抗日軍民的工作，曾冒險救活兩人（一畫家傷勢過重都認為已死，卻被他救活，後送給他一幅畫，現存英國愛丁堡博物館）。一九四三年，他被關進濰縣樂道院集中營，一九四五年，病死在集中營里。

一九八一年，英國電影《火焰戰車》，宣揚他前半生獲奧運會金牌的事跡，榮獲奧斯卡金像獎，他後半生的英雄事跡更偉大更生動，《火焰戰車》應有續集（或集中營全集），給他們豎碑立傳。一九八八年，李達的親友組成埃里克·利迪爾基金會，向當年集中營所在地學校認捐一座體育場，在香港每年為該校免費培訓兩名運動員，學校已為李達建立紀念碑。

（5）美籍教師恒安石后任美國駐華大使

恒安石，一九二四年生于在中國辦學的美籍教師之家，七歲回國就學、七七事變後回中國，在輔仁大學附中任教。一九四二年珍珠港事變後被關進濰縣樂道院集中營，一九四四年六月九日，恒和英國退役軍官狄蘭一起越營，逃往昌邑縣南鄉，國民黨山東挺進軍十五縱隊王尚志（後為王豫民）控制地區。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先在善后救濟總署工作，據說曾捐款資助過昌邑四維中學，後來回國深造，曾任美國駐台灣使節。中美建交後，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六年，任美國駐華大使，曾多次回濰縣樂道院集中營舊址參觀訪問，並多次到昌邑南鄉原十五縱隊活動地區重游，尋訪救助過他的鄉親。回國退休後，仍念念不忘這段舊情，最近又與南京大學合辦一個研究中心，自任主席，該中心的名稱是 Chairman Hopkins-Nanjing Center for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ies。

（6）英國退役軍官大英煙草公司職員狄蘭

狄蘭，一九一〇年生，是英國海軍退役的上尉軍官，曾當過報務員。退役後，曾在中國各地經商，見多識廣，很了解中國國情，會說中國話，典型的英國紳士派頭，尤其是仍保持英國海軍軍官的那種嚴謹的風范，一舉一動都嚴格保持端莊，從不歪斜躺坐，雖在缺衣少食的集中營里也保持不變。七七事變後，狄蘭在濰縣二十里堡大英煙草公司里任職員。一九四二年珍珠港事變後，被關在濰縣樂道院集中營里，一九四四年六月九日，狄蘭和恒安石一起越營，逃往昌邑南鄉，國民黨山東挺進軍十五縱隊王尚志（後為王豫民）控制的地區。出逃後，曾為十五縱隊發過兩次報。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回國，後來又到印度經商，一九四九年曾出版過回憶在中國經歷的往事的文章，詳細記述了他在中國見到的日本法西斯暴行，他和恒安石兩人越營的具體情節，以及越營後在十五縱隊控制區的經歷（附勝利後回到集中營與送冀人的合影）

（7）培德中學及廣文中學校長黃樂德牧師

黃樂德字子懿，壽光縣黃家莊人，一八八五年生。一九一〇年，在德位思任校長的廣文大學深造，成績優異被保送神學院畢業。一九一四年，黃與文美女中畢業的崔金英（俊卿）結婚後，夫婦二人共創廣饒縣基督教

長老會和培德中學，黃樂德任校長，夫人崔金英任教師，後因省教育廳刁難不給立案改為小學。七七事變後，因戰亂被迫停辦。翌年，灘縣廣文中學及附小以聖經學院名義復課，黃樂德任校長，兩年後學校被日軍勒令停辦，黃以牧師身份在學校附近傳教，學校被日軍占為集中營後，原廣文大校長德位思在集中營里請連黃人帶信給黃，黃捐款由子女送瑞士領事館營救外國僑民，日本投降後，黃樂德任樂道院復興委員會主席，主持醫院和學校的修復，後重任廣文中學及小校長兼校董。一九四八年五月，黃樂德組織師生護校迎接解放，解放後仍任校長。不久，被誣解放前貪污遭非法批斗，被迫離校，後在西安任教一年，復辭職去父兄家渡晚年，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憂郁致病而亡。

(8) “神秘電台”與運糞人張興泰父子

張興泰，灘縣城東李家莊人（在樂道院東半華里），張興泰夫婦三子一女，一家六口僅有四分河灘地，只好在樂道院混飯吃，張興泰及長子錫武、次子錫志父子三人以掏糞揀垃圾為生，承包了樂道院學校和醫院的糞便和垃圾，後因三人忙不過來又顧幫工劉相增。珍珠港事變後，樂道院被日軍占為集中營，關押一千五百多外國僑民，再加上一百多看守和衛兵，糞便和垃圾很多，日本看守見張興泰父子和劉相增都忠厚老實，只知埋頭苦干，便允許他們進出集中營繼續清除糞便垃圾，除看守和衛兵外只有張興泰父子和劉相增能經常進出集中營。

張興泰自幼在樂道院混飯吃，什麼活都干過，他認識在學校、醫院及教會工作的外國人，對平易近人常救助窮人的原廣文大校長德位思、華北神學院長赫士等人，尤為熟悉和尊敬，當德位思校長求他偷送信給黃樂德時，張興泰也害怕被日本看守發現有生命危險，故不敢帶，但他尊敬崇拜德位思校長如神聖，怎能見老校長有危難而不救助呢？他便冒險將信帶給黃樂德校長，從此張興泰父子便不斷給德位思和赫士等人往返帶信，久而久之，便成了集中營與外界聯繫的神秘電台，張興泰父子認為這是自己應盡的義務，雖然極其危險却從未想過要任何報酬（根本就沒有什麼政治背景，更與任何情報組織沒有關係）。後期，日本看守有所覺察，曾多次偵察終未偵破，沒料到竟會是幾個沒有文化、人人見了都掩鼻的運糞人所為，最難得的是他們身上的糞臭味，使最優良的警犬也無能為力。這一秘密除德位思和黃東德兩三人外，集中營里的外國僑民都不知情，都盛傳有一神秘電台是用竹木製造的（沒有一點金屬），故現代偵察設備都發現不了等，而且以訛傳訛，越傳越神乎其神。一九四四年，恆安石和狄蘭外逃，也是張興泰父子找人替他們與游擊隊聯繫的，日本投降後，恆安石和狄蘭回到集中營，曾與幫助他們出逃的雷振遠神父和難友托米·魏德，以及張興泰等人合影留念（見照片）（現張興泰父子相繼去世，二子誤傷致死，一孫子自營出租車被搶車賊殺害，車亦被毀）。

(9) 集中營里被關押的其他知名人物

雷振遠，亦名基格，美國天主教神父，曾任蔣介石的顧問。

艾文德，英國天主教神父，日本投降後在越南傳教，被當地游擊隊以為是法國軍官誤殺。

戴存仁，英藉牧師，內地會及芝罘學校創始人戴德生之子。

戴愛美女士，戴存仁之孫女，芝罘學校的小學生，曾著回憶文章《集中營經歷記》，現在美國。

戴紹曾博士，幼名雅各，戴愛美之兄，一九五五年在遠東各地傳教，后主持星加坡內地會，現在香港，是內地會第四代傳人。

戴約翰醫生，戴愛美之弟，后為心臟移植專家。

慕馬快樂女士，曾著《我的一生》記述集中營的經歷。

高愛瑞教授，齊魯大學醫學院內科主任兼化驗室主任，集中營結束后自願留下，奮力恢復醫院復診后，回國途中心臟病發作死在船中。

梅凱蘭女士，齊魯大學教授，集中營結束后自願留下，參加醫院及學校的恢復工作。

韋爾選夫婦燕京大學理學院院長。

桑美德女士，燕京大學英語系主任兼女生部主任。

謝迪克夫婦，燕京大學文學系主任。

貝盧思女士，燕京大學教授。

博晨先生，燕京大學哲學系主任。

竇維廉夫婦，燕京大學化學系主任。

達偉德夫婦，燕京大學數學系教授。

桂美德女士，燕京大學家政系教授。

范天祥先生，燕京大學音樂系主任。

司徒雷登，燕京大學校務主任，雖與燕大眾多外藉教師隔離，未關進集中營單獨軟禁，却把他當做集中營里所有教會學校的總代表，讓他與美方聯繫，作為談判代表與籌碼。

道雅伯夫婦，華北神學院美藉教授。

申樂道夫婦，華北神學院美藉教授。

毛克禮夫婦，華北神學院美藉教授。

何庚詩夫婦，華北神學院美藉教授。

房好思神甫，青島聖功女中校董，原是德裔加入美國籍，故亦被關押。

周瑞亞，美國聖方濟各會修女，青島聖功女中教師。

尤特拉斯，美國天主教聖方濟各會修女，青島聖功女中教務主任。

周銘洗女士，青島聖功女中中國校長，后參加了美國天主教聖方濟各會當了修女，加入美國籍故被關押。

陳陰森全家、陳系崇德中學學生，因其父是醫生加入了美國籍，故全家都被關押。

米歇爾·大衛博士，當年在集中營里還是個孩子（見照片），現在是加拿大海外基督教使團總監。

司馬雷夫人，在集中營里出生的嬰兒，現在是美國花旗銀行董事長夫人，曾到集中營所在學校，尋找自己出生時的住房，并向學校捐助獎學金。

羅曼博士，即柯喜樂牧師，煙台出生的英國人，芝罘學校在集中里的高中學生，集中營管樂隊成員，現在是英國倫敦教會負責人著名學者。

韋伯先生，青島大英煙草公司英藉經理。

毛瑞·滋美曼，青島中美冷藏廠，美藉經理。

阿爾·滋美曼，青島中美冷藏廠，美藉副經理。

袁哲思牧師全家，青島美國信義會差會主持人兼膠縣公會主持人。

穆美麗女士，青島信義會女子神學院，美藉副院長。

羅福士護士，青島信義會醫院內事務主持人，青島信義護士學校美藉校長。

萬克禮教士，即墨信義中學美藉校董及教師。

施德士牧師，即墨信義中學美藉校董及教師。

戴佳林教士，美藉信義會傳教士。

還有很多集中營里被關押的知名人士，有待繼續補充。請看到本文的知情人不吝賜教，將你所知的知名人簡歷函告編者韓同文（青島市湖南路62號郵編266001）現在濰坊市檔案館已收集到，當年集中營里的外國僑民名單，共計1398人（但缺二頁，每頁25至50人），加上缺頁人數應為1448人至1498人。

當年集中營里被關押的外國僑民，來自我國各地城鄉，都親身經歷過中國軍民的抗日戰爭，曾目睹過日軍在南京等地的大屠殺及輪奸婦女和三光政策等法西斯暴行，深知日本法西斯殘暴成性，沒有人相信日本看守的甜言密語，表面上實行人道主義的偽裝，都認為在與世隔絕的集中營里，落在了殺人不眨眼的日本法西斯的魔掌里，隨時都可能被迫自掘墓穴就地處決，雖然有最後勝利的希望，但是瘋狂的日本侵略軍，在失敗前可能奸殺外國僑民洩忿後剖腹自殺。顯然戰爭不可能速勝，在集中營里難忍，不久人們就將餓斃，有人已開始絕望了，在面對死神的絕境里，對所有外國僑民都是一場嚴峻的考驗，尤其對在中國辦學的各國教會學校更是絕好的試金石，是真心實意幫助中國發展教育事業，促進中國的生產發展富民強國，還是虛情假義另有所圖，抑是披着宗教外衣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在人之將死的時候，往往能吐露不可告人的真言，經歷一千多個日夜夜的集中營煉獄，外國僑民都原形畢露，歷史早已有了明確的答案。一千五百多外國僑民在集中營里的表現，驚世駭俗的感人事跡實在太多了，不但當年親身經歷過這場劫難的外國僑民都終生難忘，而且對世界各國人民，尤其是中國人民及其子孫后代，都有極其深遠的教育意義，是一篇德育教育的最好教材。

【二】改建集中營經過及憲兵隊長獸行

一九四一年底，駐濰縣地區的日本憲兵隊長湯本宣典，指揮一中隊偽軍將樂道院包圍，令偽軍中隊長劉錫贊守住大門，湯本親率一小隊憲兵進駐樂道院。這時，教會醫院剛把住院病人都打發走，醫護人員都從此失業，沒有退職費只好大家分點剩餘物資，女護士魏希芳分到毛毯等物。她晚走一步與湯本一行迎面相遇，她當年十八歲生平第一次見到殺氣騰騰的武裝憲兵，嚇得返身就往回跑，湯本見魏年輕漂亮，皮膚白嫩，頓時獸性大發，這時樂道院已變成集中營從此與外界隔絕，由湯本主宰一切那里還有顧忌，他緊跟在魏后面，把她堵在美藉醫院院長梅仁德的廚師李長安家，湯本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剝光魏的衣褲，將其强奸，當時魏已精疲力竭，嚇得癱軟

如泥不敢抗拒。事后，湯本見魏希芳像羔羊一樣溫順可欺，便想長期占有她，遂施展懷柔手段收買魏的心，說自己是日本帝國大學的高才生，尚未結婚，懇求魏原諒他的粗暴並嫁給他，可悲的是魏希芳也有封建宿命思想，認為生米已成熟飯不能再嫁別人，竟認為這是天意不可違抗，只能聽天由命，任由湯本繼續玩弄（長期與湯本同居，日本投降不久魏希芳死于肺結核，沒有子女，湯本充任王耀武部下教官，講解手榴彈時不慎爆炸身亡）。悲劇的根源在魏的父親魏精一牧師，在傳教時，竟公然宣揚日本侵略中國是上帝的旨意，非但不為女兒受辱抗爭，反要女兒遵從神的天命，逆來順受認賊作夫，并放任兒子魏漢興當漢奸，依仗湯本的勢力殘害鄉里、敲詐勒索強奸婦女，綁架殺人無惡不做，民憤極大（日本投降前魏漢興也死于肺結核）。

日本憲兵和偽軍進駐樂道院以後，把原來住在里面的醫院和學校以及教會工作人員等所有的人全都趕走，一個不留。從四鄉抓來大批民夫突擊施工，將大院牆內外的樹木砍伐光，將各部門的小套院牆拆除，利用拆牆的磚石和砍伐的木料修築許多碉堡，只留西南角原來美籍人員住的小院給日本看守住，還有東北角外國人的墓地圍牆也沒拆除。另外，在大院牆外，東北角和西北角各建一座高大碉堡，碉堡上都有探照燈和機槍小炮等武器，四面的高圍牆頂上都架設電網，牆外還有一道鐵絲網和一道電網，不讓外面的人靠近圍牆。院牆里沿牆修成環牆馬路，路里面有一道鐵絲網，防止外國僑民接近圍牆逃走，也便于看守巡視里面的活動情況。

原來的學生宿舍都是磚鋪地，在磚地上鋪木地板和日本住宅一樣，讓外國僑民睡在地板上，房間里都有放置物品的木架代替家具，所有房間和街道都編號，一所教學育人的優美的學校便變成陰森恐怖的集中營，但這許多變化外面却看不大出來，四面牆頭上的電網很像原來的鐵絲網，並不顯眼，碉堡多在高圍牆裏面只露頂部也像原來的天文台，大門並未改動，門楣上依舊是原來的樂道院巨匾，只是大門外的旅店和雜貨鋪都歇業了，小商小販也不見了，顯得有些冷清，唯有西北角牆外的高大碉堡較為顯眼，但當年日軍所到之處無不碉堡林立，日軍盤踞的大城鎮附近更多，故從外面很難看得出這裏竟會是一座大集中營。集中營建成后日本憲兵撤走，改由高等警署日本警官任看守。

【三】集中營的囚禁生活和看管情況

集中營里說是允許外國僑民攜帶所有財物，但因多次倉促集中且不能預知關押地址，實際只能攜帶隨身衣物和生活必需品，多數人的大部分財物都丟棄了。營房里除牆上備有放東西的木架外沒有家具，只能用裝衣物的箱櫃當桌椅，多數人沒有床鋪睡在地板上。有家眷的一家人住一小間學生宿舍，單身的男女分別集體住教室或會議室大房間，芝罘學校的三百七十多名師生，男女分住幾間教室，簡陋的床鋪間隔不到一尺。外國僑民都穿自己的衣服，芝罘學校師生一律都穿原來的校服，被關囚徒的唯一標志是胸前都有一個明顯的布符號，上面有被囚的國籍代號及住區房間號碼，沒有姓名只有人的號碼布符號必須時刻佩戴在胸前。

集中營的生活像兵營一模，清晨聽到鐘聲起床，緊張地梳洗後分別

到三處食堂去吃早餐，飯后收拾房間洗地板，然后教徒做早禱，學生自習，點名的鐘聲一響，所有囚徒都必須停止一切活動快步到操場集合，按住區分六隊在固定的地方排好隊，各隊的值日看守到隊前點名，囚徒用日語依次報自己的號碼，經看守核對名冊看是否有誤，有時看守還要講話或宣布事情，點名時間便拖得很長，盛夏熱不可耐，隆冬嚴寒難忍，只有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却習以為常，趁機打鬧遊戲並不以為苦，等到鐘聲再敲響才得以散去，這是集中營里的頭等大事，不論刮風還是下雨雪，每天都要點名。

集中營里嚴格規定，人人都必須勞動，有專長的充當面包師、廚師、鞋匠、鍋爐工、修理工、洗補衣工、打水員（將井水壓入蓄水池）及醫護等工作，除年老體弱多病的赫士和戴存仁外，其他人不論男女、不分貴族、官員、專家、學者、富商還是貧民、乞丐甚至還有妓女都得工作，大家輪流幫厨、洗菜、燒火、做煤球，打掃衛生清除垃圾等，芝罘學校和成人學校雖可按時上課，但其分擔的工作課余時間仍須補上。

集中營里有一座面包房，三座廚房和一個給老人和病人做飯的小灶，每家每室還有自砌的小爐灶，自己燒開水、煮咖啡或做供應以外的小吃，冬季還分配取暖的鐵爐子并供應粉煤，自己做煤球燒。集中營里還有洗補衣房、修鞋室，鍋爐房及多處淋浴設備，也有醫院、手術室、化驗室和病房等，（只是醫療器械殘缺不全，尤缺特效藥物，這些設施都是教會醫院和廣文中小學劫後殘存的）。

晚飯后自由活動，散步、遊戲、排練節目、練球或比賽，天黑后開晚會、唱詩歌、開舞會、演話劇、遊戲比賽、開辯論會、教徒做晚禱等，活動進入高潮，教堂和所有餐廳里都擠滿了人，最后，入寢的鐘聲敲響，必須回各自的房間上床，不準在別處逗留（如有人不回房必須報告看守）。

星期天除照常點名外不勞動，各教派分別到教堂做禮拜，早上天主教做彌撒，點名后，聖公會各教派聯合做禮拜，晚禱多唱聖詩，每逢過年及聖誕節、復活節也是只點名不勞動，天不亮就開始進行各種紀念慶祝活動，直到晚上歡樂不息，婚禮和葬禮也按各國不同教會風俗和習慣舉行，日本看守並不干涉，（但必須事先報告并在看守到場監視下進行），如赫士博士和李達的葬禮都極其隆重，由牧師主持儀式，學生組成儀仗隊，生前友好抬棺，樂隊一路吹奏哀樂，全營外國僑民都參加送葬，和大人物出殯一樣，特別是李達葬在集中營牆外，格外引人註意。

囚徒和看守日夜在一起三年多，囚徒經常演出精彩的文藝節目，在旁監視的看守也不禁和囚徒一起歡笑叫好，有時看守和囚徒還進行別開生面的球賽或摔跤，日偽軍操練刺殺時，外國孩子也興致勃勃地圍觀。每逢日軍官長來視察，都要一群小洋鬼子列隊相迎，訓練有素，的小學生，腰板挺直目不斜視，先行註目禮，然后用日語報數：“依幾、泥、散、席……”

日本看守對待違犯集中營規的外國僑民，一般並不毆打用刑，最重的處罰是關禁閉（如基格神父用衣物與營外換食品便被關過禁閉，神父乘機禱告並不以為苦），但是日本看守對待中國人却極其兇狠殘忍，如一中國臨時工偷帶食品，便被日本看守打得死去活來，隨后便失蹤再也不見了。還有上虞河村 13 歲女小學生韓貞昌，在集中營外撿破爛被日看守毆打后

扔入河中，她泅上岸又被扔入，她再游至對岸，終因傷重力竭而死。另一農民在集中營前路上拾碎煙葉被碉堡衛兵開槍打死。

【四】集中營里的食品供應及物品交換

集中營的糧食等主要食品都實行配給，定量和日軍占領區的中國城鎮居民一樣，少得不足以維持生命的最低標準。初期，配給的糧食中面粉還比較多，外國僑民自己烤面包吃尚能半飽，配給的粗糧中除高粱外還有玉米和綠豆等雜糧，用白菜煮玉米糊還有點營養，偶而還配給少量花生油或花生（有人帶着一台磨醬的手搖小機器，大家爭借用花生磨醬吃）。集中營里沒有糖和乳制品，但代用咖啡和茶都不缺，茄子等蔬菜敞開供應，還供應老螺肉，只是暖季總是長滿了蛆，肝呈黑色，但實在餓得不行只好閉着眼吃，這些食品的價格比黑市還要高，（是看守的專利不能討價還價）。

一九四三年，因日軍不斷擴大侵略戰爭，資源消耗殆盡，美國空軍在印度和中國及太平洋上的馬列阿納島建成基地，開始轟炸日本國土，這時老螺肉也不見了，面粉配給量減至不足兩成，綠豆和玉米等雜糧都不見了，只有發霉的高粱米，而且蟲屎和泥沙都不去除便由蚨豐磨坊加工成高粱面，由原廣文中學學生葛文奎（現住青島廣西路52號）往集中營里送，這種霉高粱面無法烤面包，只能加在白菜或茄子湯里充饑，甚至將陳腐的面包渣浸泡後再加高粱面煮面糊吃，連過去丟棄的碎蛋殼都燒焦磨成粉吃，這樣低劣的食品據集中營里的醫生估算，每天至多能產生1200大卡熱量，僅為人體最低需要量的四分之一。由於長期餓餓且營養不良，集中營里的外國僑民都明顯地憔悴消瘦，很多原來體重二百多磅的壯漢只剩下百余磅，不少成年人體重減到不能再減的八十磅。體力枯竭，精神麻木，孩子的牙齒失去光澤，已發育成熟的青春少女月經停止，很多人已奄奄一息。

集中營里有個物品交換所，大家可以公開交換物品，囚徒們多是用衣物換食品，故食品最昂貴，如慕馬快樂用一套最好的衣服只換一小聽煉乳，在與世隔絕的集中營里，外國僑民都快餓死了，那裡來的食品？不言而喻，食品只能是看守的專利。另外還有一條秘密渠道，通過附近的中國居民偷着代買（通過運貨人聯繫，附近居民按要求買后拋進集中營）甚至有人為賺錢铤而走險，在電網上放木板像雜技演員那樣帶食品越牆而入，上虞河村青年韓祥第二次越牆時，不慎失足觸電網而死在牆頭，日本看守故意拖延整天不收屍，意在示衆。

在餓餓難忍的情況下，集中營里的外國僑民把衣物都用來換了食物，很多人最後只剩下身上穿的破舊衣服，夏季男人多數袒胸赤膊只穿短褲，婦女的衣裙只能補了再補僅能遮體，男女都缺鞋，只好留着鞋冬天穿，春夏秋暖季都赤着腳和野人一樣，日本投降後，外國僑民獲救歡喜若狂，不少青年人光着腳跑到灘縣城里去，在鬧市區亂闖旁若無人。

集中營里最困難的是芝罘學校的三百多學生，除了幾套校服以外沒有任何衣物能換食品，而且小孩子活潑愛動衣鞋破得特別快，尤其是身體發育太快，衣服鞋破了可以補了再補，但小了却沒法穿，只能給更小的學生，大孩子沒衣鞋穿，老師們曾用毯子等改衣褲，為給學生增加鈣，曾搜集過去丟棄的碎蛋殼，想方設法做給學生們吃。

【五】運冀人偷送信營救外國僑民及神秘電台

封鎖嚴密的集中營與外界完全隔絕、不準任何人出入，但一千五百多外國僑民及看守和衛兵的糞便垃圾很多，不準囚徒往外運送，看守和衛兵又不屑運送，只好仍由原先承包的張興泰父子和帮工劉相增清除，張興泰是東鄰李家莊的貧農，全家六口人只有四分河灘地，他在樂道院混飯吃多年，後來承包了醫院和學校的糞便和垃圾，日本看守見張興泰父子三人和劉相增都老實巴交的只知干活，沒文化更不懂外語也很放心。

集中營里的外國僑民多數是在中國辦學的人，其中以美國基督教辦的學校最多，如著名的華南、金陵、齊魯、燕京、華西、東吳、聖約翰等許多名牌大學，僅北美基督教長老會在山東省就創辦文會、廣文、齊魯等大中小學二百多所，還有十幾座大型醫院。濰縣樂道院的廣文中小學，是北美基督教長老會辦學的主要基地，許多教會學校的教師都在樂道院工作過，如赫士博士在樂道院創辦的華北神學院，齊魯大學教務主任德位思，原是廣文大學校長在樂道院任職十余年，夫人和孩子都死在樂道院，早就認識運冀人張興泰，張也尊敬崇拜赫士和德位思如神聖，甘願為救助他赴湯蹈火。集中營里的外國僑民也都公認赫士和德位思為他們的領袖。

有一天，德位思求運冀人張興泰偷帶一封密信，給廣文中學校長黃樂德（黃是德任廣文大學校長時畢業的學生）。信中說明集中營里餓難忍，急需食品藥物的情況，請求黃樂德設法募集巨款送交中立國領事館，由中立國出面代購食品和藥物，援救集中營里的外國僑民。黃樂德見信后，先請張興泰帶千元偽幣給德位思應急，隨后到處向校友募捐，但因當時經過五年戰亂，附近居民吃糠菜度日，原來辦實業致富的校友都已破產，衆校友雖傾力捐助，只是杯水車薪無濟于事，實在沒有辦法，只好通過原醫院護校校長尹連登，向其家鄉昌樂地區國民黨軍政長官張天佐募捐，又通過廣文中學壽光籍教師，向駐壽光一帶的軍政長官張景月募集，（當時二張都擁兵二萬多，而且他們辦的學校在校生都有四千多人，在國家民族危亡時期堅持辦學育人，對我國教育事業貢獻不小）。最初二張都不肯多出錢救助外國僑民，經陳說利害關係，說明集中營里有蔣介石的顧問等要人，如多出錢救助，將來外國人在蔣介石面前說句好話可以升官，若見死不救將來會受到處分，終于說服了他們，張天佐捐款最多，張景月次之，加上群衆的零星捐獻共計三十多萬元偽幣（當時折合美金約十萬元）分三次送交瑞士使館，第一次是黃樂德女兒黃瑞雲（現在山醫大附院化驗室退休），后兩次是黃樂德次子黃安慰（現在青島照相機廠退休），瑞士領事館一面用捐款買食品藥物送給集中營，一面與美英政府聯系，由瑞士駐上海總領使館派遣艾格為駐山東代表，在青島市沂水路原美國領事館辦公，由原美國領事館的翻譯李成美（現住青島蘭山路13號乙）給艾格當助手，并雇用四名白俄女士充任秘書和打字員等職，專門負責按時供應集中營營養品及藥物，所需費用由美英兩國政府提供，由于及時得到營養食品和特效藥物，集中營里一千五百多外國僑民得救了，被囚禁三年多時間僅死六七人，（有人說十六人但筆者查過只有六七座墳）創造了人間奇跡。

集中營里盛傳有個神秘的電台與外面聯系，外國僑民傳說電台是竹木

制造的，任何先進儀器都探測不到。日本看守確曾用盡一切辦法偵察過，却始終未能偵破，因而更增加了電台的神秘性，從而以訛傳訛，傳得神乎其神。其實，根本就沒有任何電台，集中營里能和外面經常保持聯繫並無神秘之處，主要是當地群眾對日本侵略者無不深痛惡絕，而對集中營里面受罪的外國僑民却都同情親人，因為北美基督教長老會，在灤縣創辦樂道院醫院和學校六十多年來，醫院不斷治病救人，學校經常培養優秀人才，尤其窮人還可免費就醫上學，故當地群眾與外國僑民息息相通，這種深情厚誼才是高牆深溝和電網警犬阻擋不住的無形電波，每天出入集中營運送的張興泰父子和帮工是電台的主力，臨時出入集中營的勞工和良心未泯滅的偽軍也是電台的支隊，冒險闖入集中營交換食品的人，可以說是神秘電台的敢死隊員。最有趣的是，為宣傳日軍的“輝煌勝利”，在集中營里公開張貼的一份經過精心篡改的英文報紙（北京出版），却實際上成了神秘電台的官方通訊社，在日軍不斷宣耀其具體戰果時却洩露了戰局真相，如在某海域或地區上空擊沉幾艘軍艦、打落了幾架飛機，從戰場的不斷變化證實，戰爭中心越來越接近日本本土、吉伯爾、馬紹爾群島，以至關島、菲島、琉球島、大流球群島等地的消息，證明日軍不斷吃敗仗，最終失敗已成定局。

一九四五年五月初，一天午夜，外國僑民勞累了一天都已進入夢鄉，突然鐘樓頂上的巨鐘轟響起來，立時全營都騷動起來，昏睡未醒的囚徒邊穿衣服匆忙集合，憤怒的日本看守，持槍命囚徒排好隊，在黑暗中反復盤查，折騰了大半夜才知道，是查找為慶祝戰勝德國而敲鐘的人，大家都興奮得再也不能入睡，歐洲戰爭已經結束，只剩下日本還能支持多久，勝利的曙光已在眼前，不用問歐洲勝利的消息來自“神秘電台”。

集中營里的外國僑民科學知識水平很高，且不乏物理學家，為何對不科學的神秘電台不提出異議呢？這是歐美各國宗教信仰的虔誠傳統，也是為了保護傳送消息的人，遺憾的是，營救外國僑民的運送人的歷史功績因而被長期埋沒，得不到應有的表彰。

【六】恆安石和狄蘭越營投奔抗日軍隊真相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日，上午點名時氣氛與平時大不相同，日本看守叫喊怒罵，軍犬都放出來到處搜尋，按照名單查問一遍又一遍，終於查明有兩人逃離集中營，日偽軍用軍犬領路追捕也沒抓到，與出逃者同房間的九名單身漢，被關在教堂裏嚴加審問，集中營附近的中國居民亦遭株連，尤其是原廣文中學和醫院的人，多被抓去刑訊追查，校長黃樂德當時不在家，次子黃安慰也被抓去拷問，幸虧他這時已是日軍和田牧師接管的華北神學院學生，有證明且會講日語才被釋放。事后，日本看守在集中營牆面加挖一道深溝，並加裝一道電網，還在北面牆外虞河下游築土壠，提高水位形成護城河，河南岸亦裝一道電網（同年秋季大暴雨，山洪暴發，波浪將土壠沖毀，電網亦被冲走後無力再修復）但後來看管更加嚴密，點名時要反復點兩遍。

從集中營里逃出去的兩個人，一個是恆安石，是中國出生的美藉教師，七歲回國就學，學成後又來中國任教，當年二十歲。另一人是狄蘭，是退

役的英國海軍上尉，當過報務員，當年三十多歲，是濰縣二十里堡大英煙草公司職員，兩人都會說中國話，平時就穿中國衣服推光頭，早已做好外逃的準備。五月中旬，兩人通過德位思和雷振遠懇求運冀人張興泰，替他們與附近的抗日游擊隊聯系，以便越營后有地方安身並能參加抗日活動。

女教友楊瑞蘭是昌邑縣南鄉飲馬楊家村人，在飲馬教會小學畢業后早嫁，因不堪虐待而離異，當年封建的農村輿論是被休，娘家也不能呆，只好到樂道院教會醫院當洗衣工謀生，不久，樂道院成了集中營，她走投無路只好改嫁與王紹文同居，王是個花花公子，也上過教會學校會幾句英語，尤善于花言巧語看風使舵，因游手好閒并染上抽大煙的毒癮，原本富裕的家庭被他敗落。張興泰找不到抗日游擊隊，但受老校長委托義不容辭，只好與好友李萬福夫婦去找由游擊隊控制區來的楊瑞蘭，求楊與家鄉的游擊隊聯系，楊不敢應承王紹文却自報奮勇前往。王紹文冒充教會牧師，并瞎吹說：“他夫妻二人常進集中營里去傳教，認識在集中營里給外國人做飯的劉玉瑾等人”。當時，控制昌邑縣南鄉地區的是蘇魯戰區第四縱隊（當年改編為山東挺進軍十五縱隊），司令王尚志自封為國民黨摘系，目空一切，擁有一萬多人槍及簡陋的兵工廠（只能制造手榴彈和土槍），迫切需要機槍小炮等武器，他對營救外國僑民毫無興趣，多虧王紹文善于察顏觀色隨機應變，當即投其所好說：“要外逃的外國人會制造機槍和小炮”。王尚志信以為真，當即約定日期，派特務隊長楊子明率偵察隊前去接應。王紹文回到樂道院，通過張興泰轉告恆安石和狄蘭說：“已與該地游擊隊聯系好，到時候游擊隊帶着馬匹前來接應，天不亮就可到達游擊隊駐地。”

恆安石和狄蘭得到游擊隊允諾的消息后，便與同室的難友商量好，待看守發覺追查時，都說：“熄燈時二人還在，是入睡后才出逃的誰也沒見。”大家都表示口徑一致盡力掩護，經過長期觀察兩人早已完全掌握崗樓衛兵的活動規律，每天晚上準時換班，交接時總是兩班所有衛兵共同巡視圍牆一周，需要十余分鐘，這段時間電網停電（指示燈不亮，衛兵要清除電網上的異物），他們以為這時天還不太黑，兩班衛兵共同巡視萬無一失。

六月九日夜間恰好是月黑天，在兩班衛兵會合去巡查圍牆時，剛剛離開，三條黑影便敏捷地溜近圍牆，在牆角的一堆磚上放置木梯，身高二米的托米·魏德蹲在梯子上當人梯，恆安石和狄蘭站在托米肩上越牆而出，接着托米把兩人的隨身行囊扔出去。為了保護仍留在集中營里的托米，關於兩人越營的這些具體細節，恆安石和狄蘭一直保密，對游擊隊的人說：“當時沒找到被剪斷的電網處，兩人意外地發現陰溝洞特別寬大，便由陰溝中爬了出來。”

兩人越牆逃離集中營后，跑到牆外約百余米一座墳頭背后，略事喘息，回頭見碉堡上的衛兵吸煙的火光，說明未被發覺，心稍定。二人按事先約定的地點與張興泰和王紹文會見（狄蘭在回憶文章中稱張先生和陳先生，說明王紹文沒說真姓名），這時還不到約定時間，游擊隊來接應的人還沒趕到，但二人不敢停留，便由王紹文領路向東奔逃。再說十五縱隊派來接應的楊子明，率偵察小隊按時到集中營牆外接應，等了一會不見有人出來，這時夜深人靜，聽到牆里面巡邏隊的腳步聲，誤認為已被敵人發覺，嚇得

慌忙撤退，一路小跑追及在莊稼地里跑不快的三人，互相聽到腳步聲，經盤問無誤，逐同返十五縱隊總部，平度縣孫正村。

這期間的風雲變幻很大，五月二十六日，狂妄自大的王尚志因輕敵被日軍俘虜，關押在青島，改由副司令王豫民代理十五縱隊司令，他接見三人后始知恆安石和狄蘭根本不會制造槍炮，却因收容兩個外國人遭日軍多次圍剿，處境險惡，故對王紹文深為不滿。王紹文又自報奮勇去四川，給恆安石和狄蘭送信，向盟軍要機槍和小炮，同時給王豫民向政府報功請賞，又多虧王紹文善于花言巧語，竟說服了王豫民出路費并派副官李豐年同去，前任參謀長李子廉也乘機要去大后方，找他清華大學的老師翁文灝，也說是為王豫民請賞。三人歷盡艱險，先后到達重慶，李子廉自去投靠翁文灝不提，王紹文和李豐年找到美英領事館，交上恆安石和狄蘭的信。不久，援華美軍總部給十五縱隊一批機槍彈藥等武器及食品藥物，還有一億元法幣和一台收發報機（包括手搖發電機和密碼本等），並給恆安石一封回信，指示他可就地參加中國的抗日游擊隊工作。還帶給恆個人一些生活費，王紹文也得到不少酬金。美軍派一架飛機，夜間將二人及十二降落傘物資空投回昌邑南鄉游擊隊控制區。跳傘時王紹文不敢跳被踢下飛機，隨風飄到塚東九縱隊閻柯卿控制區，落地時多處擦傷，嚇得昏迷過去。十五縱隊得到收發報機后，由狄蘭操縱向重慶發過兩次報，手搖發電機和收發報機就先后被日軍抄去，因遭日軍多次殘酷圍剿，當地軍民傷亡都很大。

恆安石和狄蘭在十五縱隊駐地的老鄉家里住了一年多，倍受老鄉照顧情同親人，在老鄉家同吃，飯菜雖比士兵略好，也僅一樣素菜，只額外多一份香煙、茶叶和糖果，和游擊隊軍官供應一樣，一年多時間除狄蘭發過兩次報外兩人什么工作都沒干過，每天只是讀書看報和跑步鍛煉身體，經常到干部訓練班和四維中學去，與教官郝毓秀及師生閑談、下棋或打球，干訓班教官郝毓秀黃浦軍校畢業，與兩人私交很深無話不說（郝現住昌邑龍池鄉岱邱村）。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六年，恆安石任美國駐華大使期間，曾多次到昌邑去看望過郝（見兩人合影）。

一九四五年夏，恆安石和狄蘭發覺王豫民多次派主力支隊長姚輕耘（現住青島九江路三號）等人去青島日軍醫院（現為海軍401醫院），面見王尚志並與日軍談判投降條件，最後談妥，日軍釋放了王尚志並派人來收編十五縱隊，不料王豫民又反水殺了日軍派來的人，也不交還王尚志軍權。故恆安石和狄蘭害怕被王豫民出賣，再被日軍抓回集中營去，曾給王留信不辭而別，要到昌邑北鄉去投奔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恰遇濰河水突然暴漲，因山洪太急，無法囚渡，被王豫民派人追回。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王豫民部被數股國民黨軍隊聯合打垮（爭權奪利自相殘殺），恆安石和狄蘭隨王明義部回到濰縣（王明義是曾投降日軍的屬文禮部下的濰縣縣長），恆安石和狄蘭曾回樂道院與難友歡聚，并和幫助他們越營的雷振遠神父、難友托米和運糞人張興泰等人合影留念（見照片左二是恆安石、左三張興泰、左四狄蘭、左六雷振遠、左八托米）。

後來，兩人還到渴望已久的解放區參觀過，受到張愛萍將軍的親切接見。最後，狄蘭回國再到印度經商，曾寫回憶文章記述在中國的經歷。恆安石先在善后救濟總署工作，據說曾贈給四維中學萬元美金，校長佟秀廷收到錢時學校已停辦，便將錢交給校董王豫民，被其貪污。還有十五縱隊覆滅時全部財物都被王豫民獨吞，他買了八部十輪大卡車，在濟南搞運輸發了財，後遷往杭州，并在台灣開汽車行、炒房地產。杭州解放前夕，還剩幾輛汽車賣不掉，留給勤務兵代營。另外，王紹文見廣文中學教師葛益齋辭去張天佐委任的聯絡官，又毛遂自薦投靠了昌灘專員張天佐，代表張去樂道院巴結外國人，但無人理他，最後病死。王妻楊瑞蘭無女子，晚年無經濟來源，賴教友周濟，貧病而終。

【七】集中營里高水平的學校及成人教育

一八八〇年，內地會創始人英國牧師戴德生，為在中國的外國僑民子女就近就學創辦的內地會學校，後來為紀念學校創始于煙台改名芝罘學校，是一所小學六年與中學六年連貫的學校，學校附設醫院及療養院、商店、小作坊、郵電局和成衣局等機構，學生一律穿校服，後期師生全都住校集體生活，課本和教學方法等，完全都采用英國的教育制度，不設中文課及中國歷史課，學生畢業後都不在中國升學或就職，學校要求異常嚴格，高中畢業要通過牛津考試，考卷送英國復核，畢業生可以免試升英國任何大學，是一所全世界都知道的優秀學校，有“蘇伊士運河以東最好的英語學校”的美譽。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芝罘學校被入侵煙台的日本海軍強占，日本神社的僧侶在學校球場舉行祝福儀式，慶祝日本海軍珍珠港初戰大捷，學校被日軍包圍，每道門都有槍上了刺刀的衛兵把守。校長被逮捕且不準與人接觸，學校陷入混亂。一天早晨女學生的大衣都不翼而飛，從此老師便輪班守夜防盜，小學女教師睡覺前把球棍放在床邊以防不測。不久，師生都被趕出學校，押往益文商專北傳教士住宅，人人都戴臂章（美國人戴A字英國人戴B字），一路邊走邊唱：“上主是我的避難所和力量……我們不必害怕……”來安慰自己。

在煙台關押十個月後，師生像一捆捆木柴似的被趕進一艘輪船裝貨的統艙里，繞過膠東半島在青島下船，轉乘火車到濰縣，換車也不稍停，下了火車就被趕上汽車，由小路直接開進集中營里面。這時全校學生三百二十七人，教師四十多人，男女分別擠住在幾間教室里，師生用各種箱籠和木板拼湊的簡陋床鋪間隔只有一英尺，根本沒有活動空間，有時還要擠在上面上課，春夏秋季只要天氣好便在樹下上課。

由於長期餓餓營養不良，師生都面黃肌瘦，中小學生都是正在發育成長的孩子，是最需要營養的時期，卻被餓得只剩下皮包骨頭，只有腦袋顯得特別大，牙齒都失去光澤，年齡已成熟的女學生胸乳仍像幼童，月經也停止，但在勝似父母的教師關懷教育下，精神面貌却很振作，處處都表現得成熟、鎮靜、文雅、有禮貌和良好的教養，都行得正、坐得直、目不斜視、說話不高聲、逆境不抱怨、餓餓不爭食，餓極吃東西也不過塞滿口、咽后再說話，刀叉撞盤不出聲、羹匙舀湯向外，衣服雖破得無法再補却仍

保持整潔，髮形也一致，集體活動隊列整齊步伐一致。有時個別成年婦女為爭水洗滌或嫌分得食品不公而爭吵，而芝罘學校的小學生却從來沒有失過禮，充分顯示其自制力之強，使爭執的大人感到羞愧，也受孩子們的教育。在嚴寒的風雪中用手做煤球，白嫩的小手起了凍瘡，皮開肉裂痛苦不堪，小學生却一齊歡唱“人多工作輕快”之類的歌。

在生命都難以維持的集中營里，學校堅持每天上課不輟，沒有教室在樹蔭下或走廊里打游擊，冬季及風雨天就擠在宿舍里上課，沒有課桌椅就利用各種箱櫃當桌椅，練習本用完了，就用橡皮擦掉再寫，周而復始直到把紙擦破為止。每天還要嚴格檢查衛生，衣服鞋襪破得實在無法再補也要保持整潔、指甲也得常剪，髮型還要一致，集中營里的人身體虛弱抵抗力差，但堅持每周清除臭蟲，小學生是主力，用小刀和指甲把牆縫和床板縫的蟲和卵全都消滅，也經常開展滅蠅比賽，一次小學生約翰捕蠅三千五百只榮獲第一，得到紅十字會獎給肉罐頭一筒，還開展滅鼠比賽，也是學生克利夫小組捕鼠六十八只奪冠，亞軍也是學生組捕鼠五十六只。由於註重衛生防止了傳染病，保證了全營的身體健康。

學校的教師很註重學生的德育教育，尤其關心學生的思想和情緒，在集中營嚴酷的現實面前，成年人都難以承受，小學生怎會不害怕不喪失信心呢？教師經常選擇聖經故事中的英雄事蹟教育學生，雖有些神話色彩却都是真實生動的革命歷史故事，如以色列（猶太）人曾在埃及當奴隸，民族領袖摩西利用宗教信仰團結全民族，領導全族人逃出的革命故事，在危急時上帝使紅海水分開（退潮），追兵趕來時又復合（漲潮）用這些神話般的奇跡，消除學生的恐懼，鼓舞學生的意志和信心，要學生安心學習，相信上帝會來營救他們。實際上教師才是偉大的聖賢，不顧個人安危給學生安排好一切。

由於學校教師對學生的思想教育抓得緊，對學生的衣、食、住、用等一切都安排得無微不至，同時，在教學上仍堅持英國教育的最高標準（牛津標準），嚴格要求每一個學生，結果，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一名學習期滿參加高中畢業考試的學生，全部都及格列榜。一九四四年，十三名參加畢業考試的學生也都全部及格，只有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集中營被美軍空降解救，全營都狂歡得忘乎所以，因而影響了考試成績，十一人參加畢業考試有兩人不及格。勝利後，考卷都送英國審核，經牛津大學認可，及格的都頒發了畢業證書，可進入英國任何大學都免試，若不上大學憑畢業證就業，也到處都受歡迎。

集中營里有很多專家教授，在逆境中都鎮定如常，繼續鑽研自己的專業，並幫助年輕人在單調乏味的囚禁生活中不迷失方向，喪失信心，將來有一技之長，學到謀生的本領增長知識，還在集中營里創設木工班、會計班、中文、日語、蒙文和俄語學習班。還辦講習會，講授航海知識，美術理論，中外歷史等專業課程。

【八】外國僑民的文藝體育活動及精神世界

集中營里外國僑民的物質生活雖極其貧乏，但是精神生活却異常豐富多采，許多動人事蹟很難令人置信，一架棄置多年無法修理的破鋼琴，竟

被缺工具無材料的囚徒精心修好，成了交響樂團的門面和支柱，以基督教救世軍管樂隊十五名樂手為主，加上天津歌舞團的木管樂組和業余大小提琴高手，組成了一個頗具規模的管弦樂團，經常演奏令人振奮的樂曲，水平堪稱一流，外國僑民都深信最後一定會勝利，必須準備慶祝勝利的樂曲，救世軍銅管樂隊在看守嚴密的監視下，每星期二晚上，都在修鞋室隔壁的陋室里，秘密排練由中、美、英、蘇四國歌國歌選段合編的新曲，混上一些教會頌曲《基督精兵》、《上主的子民速奮起》、《共和之戰曲》等，使日本看守難以察覺。

集中營里還有歌詠隊，經常演唱贊美詩、民謡、情歌和古典名歌曲，如漢得爾的《彌賽亞》、孟德爾遜的《以利亞》和司泰奈的《十字苦架》等。還有一個由經驗豐富的演員為骨幹組成的話劇社，經常演出蕭伯納的《安德魯克萊與獅子》等古典名劇，沒有古騎士服裝，就用罐頭筒改製盔甲。經常組織各種舞會，音樂戲劇晚會（見演出海報）及游戲比賽，每逢聖誕節和復活節都組織精彩的慶祝活動。另外，還有人人都可自由參加的辯論會更是別開生面。每晚都有專題討論，其中參加人數最多，討論時間最久、最熱烈、最精彩的是科學家與司天主教和基督教神職的神學家，關於上帝創造人和耶穌復活的論爭。

關於體育運動，一般醫生都認為：“長期餓餓營養嚴重不足的人，由粗劣食品吸取的熱量還不足以勉強維持生命，絕對不能運動再消耗熱量，但集中營里的醫生却大膽地主張繼續運動，認為運動雖消耗熱量却產生活力和新能量，故集中營里組織有壘球協會，下設天津虎隊，北平黑豹隊和神甫隊等，還有足、籃、排及曲棍球隊，都經常練習不斷比賽。婦女多打網球、羽毛球、跳繩、踢毽子等。運動項目的組織者和主持人、各種球類及體育用品的修理工都是埃里克·利迪爾（即李達），綽號蘇格蘭的飛毛腿，小學生都叫他艾瑞叔叔，是一九〇二年天津出生的英籍教師。一九二四年榮獲奧運會四百米金牌，他還是著名的橄欖球星，有一部描給他前半生成就的世界著名影片《火焰戰車》，把他的事跡戲劇化了，對他的吹捧有點過分，例如他拒絕禮拜天出場參加比賽的情節就不真實，其實他從不擺架子出風頭，總是默默地埋頭苦干，經常星期天組織體育活動和球類比賽。另外，他還組織各種工作競賽，如三個廚房比賽工作成績和效率，結果總是他工作的一號廚房第一。集中營里臭蟲、蒼蠅和老鼠太多，很容易傳染疾病，而外國僑民的身體又弱抵抗力差，李達便組織大家每周都曬被褥，並組織小學生消滅臭蟲，他還經常組織捕蒼蠅比賽，給捕得多的學生發美味食品當獎勵。他還多次組織捕鼠比賽，以學生為班組及每室每戶為單位，每次評比結果都是學生得勝獲獎，充分調動了小學生的積極性，深受學生敬愛。集中營里還有多處淋浴設備，都是原來廣文中小學和醫院遺留的，外國僑民一年四季都經常洗澡。由於講究衛生，堅持體育運動，後期又得到中國教友及官方的捐助和瑞士領事館的救援，使集中營里的外國僑民及時得到營養食品和特效藥物，因而三年多時間，一千五百多人僅死五六人（有墳頭為證也有人說是十六人），創造了人間奇蹟。

一九四五年二月，因忘我工作操勞過度，李達突患腦瘤病逝，全營無

不悲痛哀傷，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由學生組成儀仗隊，衆友輪流爭抬棺，樂隊一路吹奏哀樂，送葬隊伍浩浩蕩蕩走出集中營，葬在東牆外（最近李達親友組成基金會，發起向當年集中營所在地學校認捐一座運動場，并每年免費給學校培訓兩個尖子運動員，學校也給李達豎了紀念碑和亭）。死在集中營里的還有赫士博士，在中國辦學六十二年，曾任文會館及華北神學院長，創辦山東大學為清政府擬訂教育規劃、方針及各種規章制度，榮獲雙龍勳章，他德高望重，年近九十身患重病，故第一次交換戰俘就首先照顧他，讓他先回國就醫，却被婉言謝絕，硬是把生還的機會讓給了別人，自己心甘情願葬身在他為之奮鬥終生的異國他鄉，赫士死后葬禮和李達同樣隆重。葬在集中營內原樂道院外國人墓地。

被關在集中營里的外國僑民，都感到面臨死亡的威脅，雖然有盟軍逐漸勝利的好消息不斷傳來，人們還是擔心等不到集中營被解救便會餓死，甚至有人聽說日軍連續吃敗仗反而更加憂慮，日本法西斯若預知必敗，可能會狗急跳牆施行奸殺洩忿，或以外國僑民為人質阻擋盟軍反攻。總之兇多吉少，生還的可能性實在太小，在這樣嚴酷的現實面前，對每一個外國僑民都是嚴峻的考驗，確有極少數人絕望了，信心開始動搖，個別人甚至完全喪失了信心，暗中偷情尋求暫時的情欲之歡來麻醉自己，但絕大多數人都能泰然處之，堅信最後勝利一定會到來，如赫士博士等人視死如歸，尤其是芝罘學校師生更令人敬佩，三百七十多名師生人人都信心十足，埋頭刻苦學習，而且高標準嚴要求，創造了人類教育史上的偉大奇蹟，至于專家學者們不僅自己專心致志埋頭鑽研，而且還教育青年人抓緊時間學習，充分顯示了外國僑民高尚的精神世界。

【九】奇兵天降解救外國僑民的經過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這一天特別炎熱，暑假期間仍堅持學習的芝罘學校師生也停課納涼，這時日本投降的消息傳來，好像野火春風迅即傳遍全營，大家都興奮得喘不過氣來，也有人驚恐萬分，擔心戰敗會使日本法西斯喪心病狂，實施奸殺暴行。突然空中傳來嗡嗡的飛機馬達聲，由遠及近，接着天空出現一架巨型飛機（後來才知道是由重慶起飛的美軍B-24型轟炸機），飛臨集中營上空后開始盤旋并逐漸降低了高度，機身上的美國標記看得清清楚楚，甚至能看到窗口有人向下招手，集中營里頓時沸騰起來，人們跳躍着舉手歡呼，早有幾個青年人爬上鐘樓頂，將一面事先準備好的美國國旗扯住四角平展開，飛機上的美軍看清后，七名全副武裝的美軍紛紛跳傘，降落在集中營北面偏西不到一華里的玉米地里，住在附近的廣文中學校友黃安慰躲在玉米地里，搶拍下這一珍貴歷史鏡頭。這是一支經過各種訓練的特種部隊，人數雖少戰斗力却特別強都身帶多種武器，着陸后立即以戰斗隊形向樂道院集中營猛冲。這時集中營里的外國僑民都瘋狂了，人群像狂飈似的向大門外涌去，高舉雙手呼喊着向前狂奔，有的摔倒了仍向前爬行，有人竟高興得痛哭起來，有的哭喊啞了嗓子，歡狂得如醉如癡，一個個衣着褴褛，身體餓瘦光着腳像一群野人，集中營的看守和衛兵都嚇傻了，那里還敢阻攔，跑在前面的青年人一擁而上，將空降的美軍高高舉起，歡呼着抬回集中營，大門外高地上，救世軍銅管樂隊

已列隊奏起《歡樂之日今來臨》的勝利樂曲，當大隊人群走近大門口時，樂隊改奏《星條旗之歌》，帶隊的美軍少校司太格忙從抬他的衆人肩上跳下來，其他美軍也紛紛跳下來，都立正行軍禮，頓時全體肅立氣氛莊嚴肅穆。《星條旗之歌》奏完又改奏有中、美、英、蘇四國國歌選段的新曲，最後樂聲停息了，人們便互相擁抱、親吻並飲泣不止。不分男女和國籍，甚至連圍觀的中國居民也攏和在一起，平時思想封建不習慣擁抱親吻的中國人，這時也忘了羞怯。

飛機仍繼續在上空盤旋未走，美軍少校發出信號，飛機上又空投下電台和藥物等急需物資後才飛走。人群歡呼着向空投物資的降落傘跑去，看熱鬧的中國居民也跟着一起跑，跑在最前面的中國男孩不知躲閃，被傘下的木箱砸破了頭，人們紛紛上前抬起受傷昏迷的孩子和空投物資，返回樂道院，美軍忙掏出救急包，由集中營的醫生給男孩縫合傷口，包扎好後孩子的父母也被找來，德位思代表外國僑民說：“在我們得救的歡樂時刻，却給你們家帶來了痛苦，小兄弟是為了幫助我們受的傷，我們不但要給他治好傷而且還要供他上學，中學畢業後到美國去上大學……”但孩子父母是忠厚老實的農民，說什麼也不肯接受，推讓再三，只收下幾百元錢了事。

集中營里的外國僑民連夜開會，大家一致民主推選德位思、雷振遠和惠遷三位美國人和英藉神父艾文德及美軍少校司太格五人，組成管理委員會，聘請丁士修給司太格當翻譯，黃安慰為采買，專門給外國僑民購買鮮肉、雞蛋、蔬菜、水果及日用品。

【十】遣送各國僑民回國的經過

集中營被解救後，第二天在樂道院北大門外，虞河北岸（原廣文中學運動場上），用白布擺成英文大字DROP HERE（從此投入），多架美軍B-24型飛機，先投下一塊金屬大跳板，移到小河上當橋，接着空投大批物資。紅、黃、蘭、白、綠各色降落傘十分美麗壯觀（見照片）。連續空投多天，所投物資有乳制品、糖果、奶油、食油及各種罐頭食品和藥物等。也有衣服、皮鞋、香煙、火柴及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甚至還有兒童玩具等，數量最多的是美國政府為軍隊儲備的大量“定量軍糧”（Rations），全部用紙盒包裝用蠟密封，里面有特制的壓縮餅干、肉罐頭，奶酪罐頭及香煙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因空投的物資太多，尤其是食品更多，外國僑民根本吃不了，便連同降落傘一起分送給附近居民。

日本看守和偽軍溜走後，最先進入濰縣受降的第八行政公署專員張天佐，曾派一小隊士兵在樂道院大門口站崗維持秩序，不久撤走。在集中營裡經歷三年多磨難終於獲救的外國僑民，誰不想早日回國休息調養呢？但專心致志的教育家們却與衆不同，只要原校有可能恢復，無不放棄休養重返原職，遺憾的是受降未完中國內戰即起，而且更加激烈，戰火遍及全國各地，只有極少數幸存的學校得以免強復課，故能返校任教的不多，大多數外國僑民只有回國另謀出路，但因當時交通不便，只能分期分批先後陸續走，經過民主討論決定，按姓名的第一個英文字母的順序走。先乘火車到青島（見照片）再換乘美國軍艦回國，不久，因內戰日熾火車不通，只能改用飛機空運，先用B-24型飛機，在濰縣二十里堡機場試着陸不成

（將跑道壓壞幸未出事），後改用小型運輸機，往返多次始將一千五百多外國僑民都運送到青島，在東海飯店辦理好護照後，乘美國軍艦各自回國。

組織指揮美軍空降營救行動及遣返工作的負責人，是美軍駐重慶司令部的上校軍官萬伯格，他由重慶趕到青島主持遣返工作，由瑞士領事館派駐山東的代表艾格及其助手李成美協助，四名白俄女雇員也都參加了遣返外國僑民的善後工作，安排住宿和供應飲食等一切生活瑣事都歸她們包辦。在山海關路一號辦公，在東海飯店辦理護照簽證手續，因當時正常的海空客運尚未恢復，便只好由美國軍艦運送，經常有兩艘美國軍艦停泊在前海棧橋附近。所有外國僑民都遣返完后，白俄女青年在工作中與美國軍官結識，多嫁給美國軍官隨其去美國定居，如女秘書柯澤斯基嫁給美海上尉，女打字員庫列芙娜也乘機去美國投親。

英國盟軍情報局得知集中營被解救的消息，也曾派中校軍官馬（內地會馬茂蘭傳教士的次子）率代表團乘飛機趕到濰縣樂道院，代表英國政府慰問集中營里的英國僑民，并向美軍致謝。這個英國代表團完成使命后，經西安乘飛機返重慶時，不幸飛機失事全部遇難，故後來遣送各國僑民回國的工作全都由美軍承担。

尾 聲

集中營里的外國僑民陸續回國以後，有三人自願留下來，他們是齊魯大學教務主任德位思，齊魯大學醫學院內科主任兼化驗室主任高愛瑞和教授梅凱蘭女士，他們主動要求留在被糟蹋得殘破不堪的樂道院里，參加艱苦的教會醫院及廣文中小學的修復工作。營救外國僑民有功的黃樂德校長，被推舉為樂道院復興委員會主席，兼任廣文中小學校長，原來學校的教職員工盧經民、邱少甫、薛星五、韓惠源及校友黃安慰等人，都紛紛回來參加恢復工作。

一九四六年，廣文中小學先后修復，相繼開學，醫院也在校友張冠增、張斟滋、魏子宜、楊元瑞和趙樂之等人參加下，修復開診。不久，美國長老會重派原醫院院長梅仁德，押運大批醫療器械和藥物，乘信義會號專機回濰縣樂道院，重新接任醫院院長，高愛瑞教授始卸任回美國休息調養，不幸途中心臟病發作死在船上。隨后，美國長老會也復派校董吳克敬和梅戈登攜帶教學儀器設備，和辦學經費返回濰縣樂道院，重新組成廣文中小學校董會，美藉校董為德位思、吳克敬和梅戈登三人，中國校董有滕虎忱、魏子宜、黃樂德、葛灼三、于粹亭、張壽五和黃祥伯七人，新校董會推選葛灼三為校董會長，并由新校董會正式選任黃樂德為廣文中小學校長。

不久，中國內戰日益加劇，濰縣成了孤島被共軍長期圍困，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急令樂道院醫院及學校的美藉人員撤回國，但執着的校董吳克敬、梅戈登及醫院院長梅仁德都不肯遠離，暫時留在青島觀望。（吳克敬和梅戈登還兼任青島崇德中學和文德女中校董）。這時，物價暴漲郵匯斷絕，教會學校的經費都難以為繼，校董吳克敬和梅戈登，在青島組織廣文中學職員黃安慰，包美國飛機搞運輸賺錢給廣文中小學當經費，勉強度過了難關繼續辦學，一九四八年濰縣解放前夕，黃樂德校長暗中與解放軍代表陳景白夫婦聯系護校起義。解放后不久，却被人誣告解放前貪污被批斗離校，

廣文中小學被政府提前接管。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始正式改名濰坊二中（詳見拙著《廣文校譜》）

集中營里的芝罘學校，三百二十七名學生只有三十三人畢業回國升學，少數學生中途輟學被父母接走，當時大多數學生和全體教師都要留在中國繼續辦學，一心想還回煙台復課，却因校舍被日本海軍占用糟蹋得一時難以修復。而且，煙台又是內戰爭奪的主要目標之一，看來戰亂很難避免，故不得不暫時遷往上海，借用外國教會房舍復課，原想等煙台局勢穩定后再遷回去，沒想到時局發展出乎意料，解放軍渡江前夕，由上海遷往九龍，後經香港遷往國外，現在發展成為四所學校，分別在日本、菲律賓、新加坡和馬來亞。仍然都保持世界一流水平（牛津標準），且在美國、澳大利亞、英國和紐西蘭有四個校友會，校友逾千人，多是有聲望的學者，都對當年學校在集中營里的這段不尋常的歷史念念不忘，不少人寫回憶文章不斷在校刊上發表，記述當年集中營的生活情節頗詳，但對神秘電台等内幕都一無所知，英國倫敦羅曼博士曾到中國檔案館和第二檔案館查找有關史料兩館均無，後經第二檔案館萬館長推薦，羅曼博士曾來中國與編者洽談。

這一轟動全世界的重大歷史事件過去半個世紀了，雖然世界各地都有文章提及這一事件，但由于國內沒有人進一步調查落實，致使這一世人關注的重大歷史事件被長期埋沒，重要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不能記取。近來，山東濰縣原樂道院集中營遺址簡直成了聖地，不但當年被關在集中營里的外國僑民及其子孫后代前來故地朝聖，並向集中營所在地學校贈書刊，捐獎學金、籌建運動場、代訓運動員，擬建紀念館等等，甚至當年的日本看守，一九八三年也公然來參觀訪問。但我的史志及文史資料竟均無片言只字記載，這是極不正常的，應該讓廣大的中國人民也都知道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真相，教育我國的子孫后代。因為這一歷史事件對我國同樣也有極其深遠的教育意義。

一九九〇年六月，當年在美國被強行隔離的六萬多日本僑民，收到美國政府每人兩萬美元的受害賠償，共計十二億五千萬美元。以及布什總統的一封言詞懇切的致歉信。日本是發動侵略戰爭的戰敗國，現今又已發展為世界經濟強國，竟對當年日本侵略軍報復美國，在中國境內設置集中營，致使中外無辜人民遭受的嚴重損害無動于衷，至今裝聾做啞不予賠償，還奢談什么“日美親善”和“日中友好”。

根據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日，中國政府外交部關於“日中戰爭中的民間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賠償損失”的聲明，編者謹代表上述受害的中外人民和樂道院教會、醫院及廣文中小學師生，堅決要求日本政府賠償，日軍將樂道院醫院和學校強占為集中營所造成的全部民間受害損失（詳見拙著《廣文校譜》）

《廣文校譜》記述文會館師生，創辦北京及山東等全國各省大學，編譯教科書，研制教學儀器供應全國學校，后并歸廣文大學，再改名齊魯大學，及廣文中小學的發展和推動民族工商業大發展的歷史，附大量珍貴歷史照片，深受中外學者重視，尚有部分存書，函索請寄 12 元成本費。

外國人名及校名中英文對照表

| | |
|---------|------------------------------|
| 狄考文 | Calvin Wilson Mateer |
| 梅戈登 | Gordon Mahy |
| 吳克敬 | D. Kirk West |
| 芮道明 | Reader |
| 梅仁德 | Everet Murray M. D. |
| 章遜 | Gohnson |
| 戴德生 | J. Hudson Taylor |
| 內地會學校 | CIM School |
| 芝罘學校 | Chofusian |
| 德位思 | L. J. Davies |
| 德位思夫人 | Miss Helen Yoodsill |
| 赫士 | Watson M. Hayes |
| 埃里克·利迪爾 | Euc Lidell |
| 恒安石 | Arthur William Hummel |
| 狄蘭 | Lawnarce Tipton |
| 雷振遠 | Jaegher |
| 司徒雷登 | John Leighon Stuavt |
| 大衛·米歇爾 | David J. Michell |
| 韋伯 | WEBB |
| 艾格 | EGGER |
| 司太格 | Malor Stagger |
| 萬伯格 | Colonel Weinberg |
| 高愛瑞 | A. S. Gault |
| 梅凱蘭 | Nelen B. McCleain |
| 羅曼 | Professor Norman Clitt |
| 韋爾選 | Mr. & Mrs. Stanley D. Wilson |
| 桑美德女士 | Miss Margaree B. Speer |
| 謝迪克教授 | Mr. & Mrs. Harold E. Shadick |
| 謝迪克夫人 | Miss Lucy Burte |
| 達偉德教授 | Mr. LUCIUS C. Porter |
| 桂美德教授 | Miss Martha Kramer |
| 范天祥教授 | Mr. Bliss M. Wiant |

編者韓同文 1994年5月第十稿

住址：青島市湖南路62號 郵碼：266001 電話：(0532) 2875542

被日军强迫当劳工要求受害赔偿

我们是在日军侵华战争中，被日军强迫充当劳工的许多批农民中的少数幸存者。一九三八年，日军侵占山东后，农副业生产遭破坏，很少的收获又都被日伪军掠走，只能吃糠菜充饥，到一九四〇年，已经是遍地饿殍，日伪政府乘机以“招工”为名，强迫我们去东北充当劳工，当时欺骗说：“管吃、管穿、还有较高的工资”，将我们集中到青岛，上了船就和被俘被抓的罪犯一样，完全丧失了自由。当年日本为了扩大侵略战争，采用各种不同手段强迫山东等省大批青壮年去东北和日本等地当劳工，其中有各地战俘及监狱里的抗日军民一千八百多人，去东北修筑进攻苏联的秘密公路，完工后全被杀戮（只有孙寄青等人冒死越狱，孙现住潍坊市北乐道街二宿舍楼二单元2号），有游击队活动地区被日伪军抓去的青壮年，多在东北下矿井，还有多批被强去的郊区农民。

一九四二年初，我们这一批被骗的潍县近郊农民三百多人，在大连下船后被押解到铁岭附近的乱石山，开山修油库及军火库，住在简陋的窝棚里，四面都有电网，三武装的日伪军看守，汉奸充当临工头打脚踢，吃的只有发霉的高粱和玉米，根本没有任何蔬菜（连咸菜都没有），只有盐和少许黄豆煮来当菜，和野人一样生活根本没有医药，笨重的劳动每天十多个小时，患病或受伤非但得不到救治，反被扔到山上任野兽吞食（怕传染病丧失更多劳力），当年十月完工时就死了八十多人，后被押到五吉密修水库，零下四十多度严寒及冻饿而死七十多人，死后用草袋包起来火焚，葬之在梨树镇修铁路半年多，在海林修飞机场一年多，最后到图们虎儿岛时只剩下六七十人，三天后日本投降，日伪军怕报复偷偷溜了（有的工头被痛打）。我们被丢在荒芜的边境没人管，远离家乡五千里，四年没见一文工资，大家都身无分文，当时铁路也不通，只好长途跋涉步行回到海林，海林原是人口较多的大镇，青壮年被日军抓走胜利后恢复农业生产极缺劳力，大家便给当地农民打工混饭吃，不幸第二年又遭六天的雹灾，颗粒无收，有的被迫当了兵，有的当劳工修铁路又过了一年多，始略有积蓄发回乡，不少人是沿途讨饭回家的，侥幸活着回家的只剩下一五六十人，如东郊李家庄李星海和李相升（羊）父子、李保和（万顺）、李文升（平），韩如茂（和尚）五人全都死在东北。又如北郊龙瓜树村三十多人大约二十多人，回来的十多人因冻饿及过度劳累留下终身残疾，多数早逝，现只剩下陈俊林和陈同立二人，都已七十多岁没有养老金，仍需自己劳动生活极其困苦，日本政府理应向所有被迫当劳工及其亲属谢罪，赔偿其受害损失，至于全部受害人数及名单，各村政府可以彻底查清。



受害人张德忠



受害人陈俊林



受害人陈同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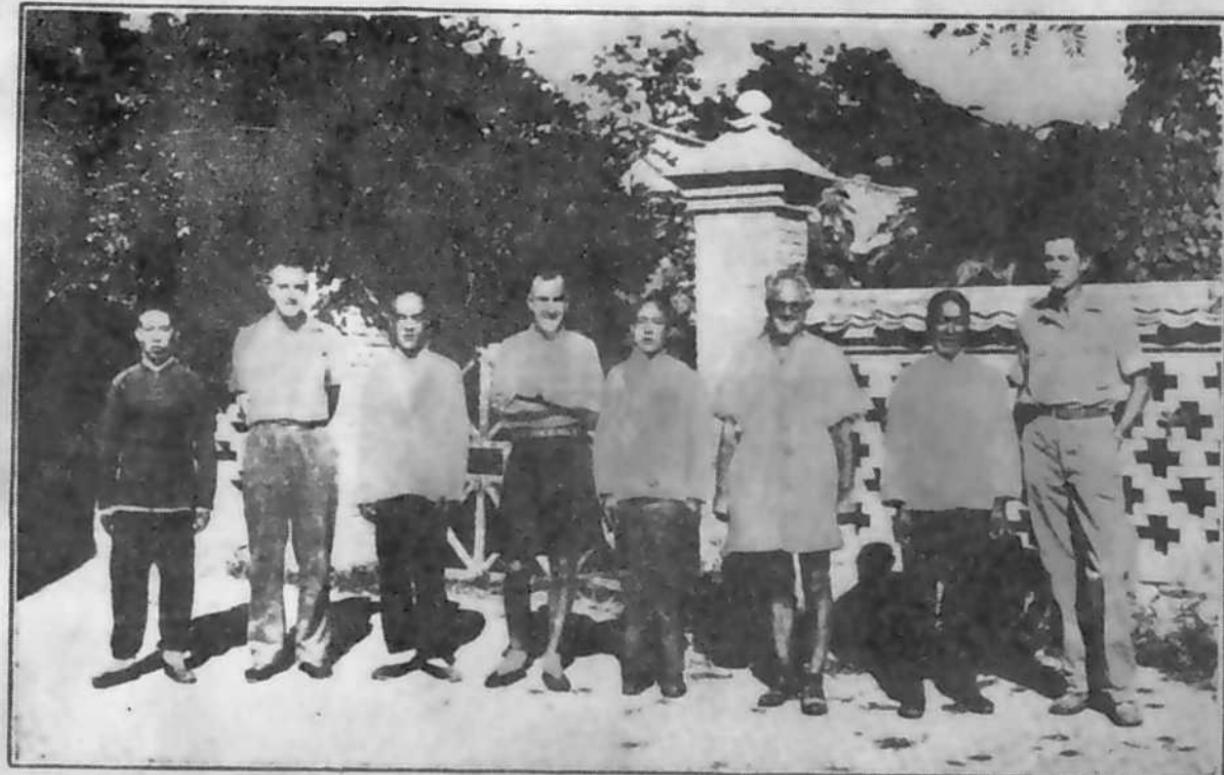
受害人张德忠现住青州市北关南街四号乙邮政编码262500见照片(1)

受害人陈俊林仍住潍坊市北郊龙瓜树村邮政编码261011见照片(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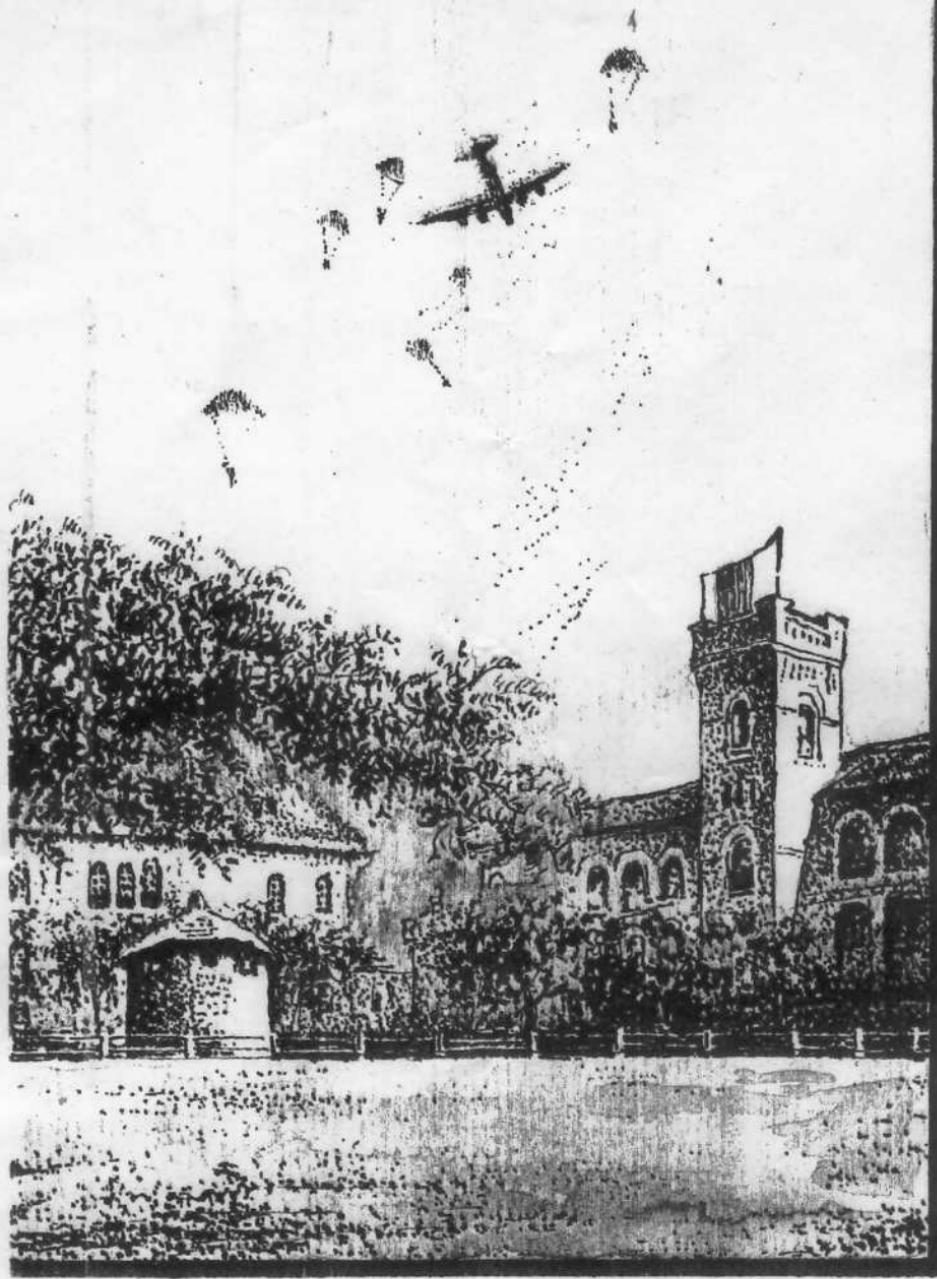
受害人陈同立仍住潍坊市北郊龙瓜树村邮政编码261011见照片(3)

联系人韩同文住青岛市湖南路62号邮政编码266001电话0532-2875542

雷振远神父组织恒安石和狄兰在难民托米及中国工人帮助下逃出集中营(胜利后合影)



左二是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恒安右左四是英国退役军官狄兰左六是曾任蒋介石顾问的雷振远左八是托米其余四名是中国工人。张兴泰父子、刘玉莲、刘相增。





当年押运外国侨民的汽车



曾被关押在集中营的部分外国侨民



潍县乐道院外国侨民集中营外观



李达被群众拍着



乘火车遣返的外国侨民



芝罘学校某班师生合影



美军空投盛况



山东大学堂及华北神学院
创办人赫士博士夫妇



张兴泰
运粪工人



李成美
翻译



李达在冲刺



奥运400米
冠军李达



米歇尔·大卫
David J. Mide



赫士博士



黄乐德校长



院长梅仁德大夫



校董吴克敬



校董梅戈登



校董魏子宜



校董于梓亭



职员黄安枢



校董会长葛约三



总务主任薛星五



原广文大学校长
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



中国出生的美国教师恒安石
曾任美国驻华大使

WEEKLY LECTURE
DUTCH PAINTING



營中文娛事項的公告



營中的「救世軍」管樂隊



编者韩同文

羅曼博士：

珍珠港事變後，美國政府在洛杉磯西部設十座集中營，關押日本僑民和日裔美國人各六萬多人。當時，日本政府為報復美國，也在香港和山東濰縣樂道院設集中營，關押美英等國在中國的僑民，由於種種原因，濰縣樂道院集中營的真相至今鮮為人知，雖然在國外被關押過的人寫過不少回憶文章，對里面的生活細節記述頗詳，但對全面真相却一無所知，英國倫敦教會主持牧師羅曼博士，曾到中國檔案館查找有關集中營史料，但沒找到，他見我編寫的《樂道院集中營》史料全面翔實，曾來中國訪問我，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五十周年快到了，美國洛杉磯等地有隆重的紀念活動，我已向中、美國家領導人建議，在山東維縣樂道院也組織一次紀念活動，為了讓全世界都知道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真相，請在貴地報刊發表拙著《樂道院集中營》，另外還有一篇《被日軍強迫當勞工要求受害賠償》的短文，亦請同時發表，謝謝。

此致

敬禮

如需清晰的像片，請來電話告知，即寄。電話（0532）2875542。

韓同文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日

通信地址：青島市湖南路62號 郵編：266001